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三輯 第十九冊

清代浙江詞派研究

張少真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9 冊

清代浙江詞派研究

張少真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浙江詞派研究／張少真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140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第 19 冊）

ISBN 978-986-322-087-9（精裝）

1. 清代詞 2. 詞論

820.91

102000936

ISBN-978-986-322-087-9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第十九冊

ISBN：978-986-322-087-9

清代浙江詞派研究

作 者 張少真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三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代浙江詞派研究

張少真 著

作者簡介

張少真，畢業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現職致理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提 要

本文分三章七節，都八萬餘言，首論浙江派之形成及其時代背景，次及其詞論之探討，分尊崇詞體，標舉雅正，主南宋，以姜張為宗，重技巧、講聲律等節，以期建立完整系統。最後為名家小傳，及其作品之評介。末附浙江派詞家年表，將此派之詞家傳記資料排比輯類，以便參閱。其間論列之作家二十有三，乃就民初徐珂之近詞叢話（清稗類鈔內）所述及者，參酌己意，慎予選定者。至所評鶯之作品，則以陳氏乃乾所輯之「清明家詞」一書為主，無專集者，則參考王氏詞綜、黃氏詞綜續編，就二書所錄，窺其風格。

茲將研究結論，分下列數項說明之：

一、浙江派之詞論、詞作，均深受當時政治背景、社會環境之影響。

二、浙江派詞論以「標舉雅正」為主，其餘評論，皆以此為依據。其詞論雖較乏系統，然尊體之功，實肇於此，為後來常州派「尊體」「寄託」之說，建立評論之依據。

三、浙江詞派影響後世極大。講技巧，重聲律，一洗草堂之陋習，首闡白石之宗風。開啟有清一代雕字琢句。研聲划律之先聲。朱氏詞綜，標舉清華，別裁浮豔，于是學者莫不知挑草堂而宗雅詞矣！

四、浙江派詞家以朱彝尊、厲鶚為最重要。若以詞論而言，因朱彝尊有詞綜之編選，故其地位，應較厲鶚為高。就詞作而言，厲鶚不比朱彝尊遜色，只是厲比朱更刻意求工而已。

五、浙江派詞有四項特色：（1）多詠物、贈題、紀遊之作。（2）少用典故史實。（3）詞風婉約。（4）偶有不合律之處。

清代之詞，擷取五代兩宋精英，洗脫明人輕率習氣。大有剝極則復，蒸蒸日上之趨勢。當時詞家有主清空者，有取醇厚者，雖因門戶不同，各有所尚，而無不在詞壇上大放異彩。終清之世，浙江、常州二派迭興，成為當代詞學兩大主流，浙派倡導清空典雅，力標姜張，講求韻律、辭藻，矯正纖俗浮薄之病。常派主尊體，以北宋名家為法，以深美閎約為宗旨，以沉著醇厚為依歸；講寄託，立意為本，而協律為末；使詞作更有深度與重量。而派相合，使清代成為詞學之復興期。清末諸大家就浙、常兩派之基礎，發揚光大，因校勘經史之方法與努力，從事於詞籍之整理，其所自作，亦斐然可觀，遂造成晚清數十年間詞學風氣之大盛。浙江派首開風氣之先，其功深且鉅矣！

引 言

有清一代，人文蔚起，學術稱盛，不僅超軼元明，且遠追兩宋，比美漢唐。無論經學、史學、諸子哲學、校勘學、小學、地理、金石、考據、輯佚各方面，悉多專詣，且時有突破前人、垂範後學之功。即以詞學而論，亦頗有度越前修之處。

蓋詞學濫觴於唐，流衍於五代，極於宋而衰於明，至清代乃號稱復興。朱陳導其流，沈厲振其波，二張周譚尊其體，王文鄭朱承其緒。二百六十八年中，高才輩出；詞學論著，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作家之盛，直比兩宋。王昶《清詞綜》，收自清初至嘉慶初，又成《清詞綜二集》續收至道光中，黃燮清《清詞綜續編》續收至同治末，丁紹儀《詞綜補編》續收至清亡，達三千人，前代所未有也。

清代詞壇，門戶派別，頗不相同。各尊所尚，各具特色，婉約餘韻，豪放遺音，一時盛行，並世重見；浙西常州，各樹旗幟，爭奇競巧，分主詞壇。誠可謂盛況空前。

浙、常二派堪稱清代詞學雙葩，不惟於當時舉足輕重，即在中國詞史上亦自有其價值。蓋其詞作、詞論，均有可觀。浙江派尤開風氣之先，而歷來研究詞學者，對之毀譽參半，實應詳加探討，究其根源。此蓋余寫作本文之主要動機也。

浙派首領朱彝尊出，挽詞學之頹靡，標宗立意，汰除惡習，詞風

轉變，格調清高。康、雍、乾諸朝，詞家爲其籠罩者十居七八。其情韻華藻上承南宋姜張典雅之風，下啓有清詞學清空婉麗之先聲，遺風餘響，實足以垂範無窮矣！

本文分三章七節，都八萬餘言，首論浙江派之形成及其時代背景，次及其詞論之探討，分尊崇詞體，標舉雅正，主南宋、以姜張爲宗，重技巧、講聲律等節，以期建立完整系統。最後爲名家小傳、及其作品之評介。末附浙江派詞家年表，將此派詞家之傳記資料排比緝類，以便參閱。其間論列之作家二十有三，乃就民初徐珂之近詞叢話（《清稗類鈔》內）所述及者，參酌己意，慎予選定者。至所評鶩之作品，則以陳氏乃乾所輯之《清明家詞》一書爲主，無專集者，則參考王氏《詞綜》、黃氏《詞綜續編》，就二書所錄，窺其風格。

余向對詩詞甚感興趣，期藉撰寫論文機會磨練自己。鄭師因百曾言：「研究古典文學有三條路可走：創作、評論、考據。創作需要超逸的才華、深厚的性情，還要有適當的環境與經驗，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考據最爲簡單，只要頭腦清楚，肯查書，手勤眼快，就可以有很好的成績，但其結果往往與文學本身無關，考了半天都是些題外文章。只有評論，既可以闡發前言，亦可申述己見，上接古人，下啓來學，比創作容易把握，比考據切合實際，是一條康莊大道。能夠自成一家之言的文學評論，當然是談何容易；至於一般的批評與闡釋，則至少是初涉文學藩籬者最好的練習。」余未敢言已初涉文學藩籬，然期以來日，不但涉過文學藩籬，且望能登堂入室，見文學境域中宮室之美，百官之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斯文草創，粗疏紕漏，在所難免，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張少真謹識於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目

次

引 言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浙江詞派之形成	1
第二節 浙江詞派之時代背景	2
一、政治情形	2
二、社會環境	5
三、文學思潮	7
第二章 浙派詞論探究	15
第一節 尊崇詞體	15
一、功用說	17
二、源流論	18
第二節 標舉雅正	20
第三節 主南宋，以姜張爲宗	25
第四節 講技巧，重聲律	34
一、用語	34
二、造句	35
三、審音	37
第五節 餘論	40

第三章 浙派重要詞家小傳及其作品	43
一、曹溶	43
二、嚴繩孫	45
三、朱彝尊	47
四、吳兆騫	57
五、曹貞吉	58
六、李良年、李符	60
七、徐鉉	64
八、高士奇	69
九、沈皞日	70
十、沈岸登	72
十一、丁澎	73
十二、汪森	75
十三、龔翔麟	76
十四、田同之	77
十五、錢芳標	78
十六、厲鶚	79
十七、王昶	86
十八、吳錫麒	90
十九、郭麐	93
二十、曹言純	96
二十一、馮登府	97
二十二、項鴻祚	99
結 論	105
附錄 浙派詞家年表	107
參考書目	13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浙江詞派之形成

浙江詞派啓自曹溶，〔註1〕而以朱彝尊爲巨擘。朱序李符《耒邊詞》云：

予客大同，與曹使君秋岳（曹溶字）相倡和，其後所作日多。

序曹溶《靜惕詞》更云：

憶壯日從先生南遊嶺表，西北至雲中，酒闌燈炮，往往以小令慢詞，更迭倡和。有井水處，輒爲銀箏檀板所歌。……往者明三百祀，詞學失傳，先生搜南宋遺集，尊曾表而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先生。

於此可知浙江派之淵源應追溯至曹溶。

浙江派之形成，則是朱彝尊所倡導。其於〈孟彥林詞序〉云：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三十年來，作者奮起浙之西，家嫺而戶習。

〈魚計莊詞序〉又云：

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助之。

〔註1〕歷來言清代詞者有「浙西派」「浙江派」之目，余意以爲浙派流風所及非僅限於錢塘江之西，故當以「浙江派」名之。

將僑居浙西者亦列入浙江派，無異擴大浙江派之陣容。後自《詞綜》出而浙江詞派以成。

朱蓋承明詞之敝，崇尚清靈，欲以救瘴緩之病，洗淫曼之陋。奉姜白石、張玉田爲楷模，向南宋各家探討，未肯進入北宋一步，晚唐、五代更無論焉。

竹垞開端後，厲鶚振其緒，超然獨絕。李良年、李符、龔翔麟、沈皞日、沈岸登等，出入其間，與竹垞並稱浙西六家，朱氏一派之陣容，遂因而完備。而曹貞吉、徐鉉、嚴繩孫、錢芳標、丁澎、汪森等，或承其風，或闡其義，皆朱之儔也。餘如吳錫麒、王昶，僉規仿朱、厲，亦浙江派之傑出者。至郭麐、曹言純，互爲倡和，以清麗雋朗稱，則已懲浙江派末流委靡堆砌之失，而稍變其詞格矣。

簡言之，朱氏創始於前，厲鶚遵循倡導於後，至是而宗派已成。再後即是遠宗姜、張、史，近宗朱、厲，而成爲盛行於清初至乾隆年間之浙江詞派。

歸究其形成原因有四：有作品樹其楷模，有理論定其宗派，有同志之推波助瀾，有後人之承風衍緒。而與當時政治、社會環境，尤有密切關係。故將浙江詞派之時代背景另立一節詳述之。

第二節 浙江詞派之時代背景

一切學術思想之成立，決非無故發生，皆有相當之時勢與環境以成之。清代浙江詞派，當其盛時，舉世嚮風，固亦非偶然也，茲就其背景之關係於政治、社會、文學思潮三方面者，分別述之。

一、政治情形

清人以異族入主中國，時存疑忌之心，對於知識階級尤甚，爲遏止漢人反清排滿之情緒，故採行恩威並用之政策——即一面壓制，一面安撫。浙江派詞家大都生當順治至乾隆年間；此時清室既大興文字獄，以控制思想；而又提倡文學、表彰儒術，以收拾人心。

（一）文字之獄及學風

康、雍、乾三朝頻興文字之獄，藉以立威。如康熙朝莊廷瓏之明史獄、戴名世之南山集獄，有株連至七百家者（見鄧之誠編著《清詩紀事初編》卷六〈法若真除〉）；雍正朝作詩、選文、論史、注經，動輒獲罪（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第二十九章）；乾隆朝之詩辭之獄及字書之獄，亦被比附妖言律，指為悖逆，或治其罪，或至棄市（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章）。而四庫之開館，則較之動輒大獄更能積極有效箝制言論，束縛士林。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云：

蓋高宗遠鑒於明末述作、關於遼事者之眾多，近察於漢人之反清觀念深植於社會，於是乃藉「弘獎風流」「嘉惠後學」為名，一方面延攬人才，編纂四庫，使其耗精敝神於尋行數墨之中，以安其反側；一方面藉收書之機會，盡力搜集漢人數千年以來之典籍，凡不如己意者，悉使之淪為灰燼。此高宗編纂《四庫全書》之唯一政治作用也。

蓋四庫之開館，藉獎勵學術之名，以收安反側之實，乃變態之文化與思想上之統治也。

於此風氣之下，學者不但不敢抗議朝政，即稍涉時忌之學術，亦不敢講習之。英挺之士，其聰明才智既無所發抒，乃鑽研於章句訓詁中，以為遣日藏身之具。王易《詞曲史》云：

史館詞科，士悉歸於羈繫；文獄書禁，氣則被其摧殘。由是好學者入於鑿險縋幽；而能文者逃於吟風弄月。成績雖異，避患則同。

詮釋文義，考究名物，於人無礙，與世無爭。康熙末年至乾隆中葉，浙東掀起研究宋史之浪潮，全謝山《宋元學案》之重修，厲樊榭宋詩、遼史之拾補，即此潮流之具體行動。當雍乾文網嚴密之時，學者或埋首於訂史考經，或琢磨於雕繪之辭，即有所感，亦只能藉詠物、詠史以抒其懷抱耳。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

學術思潮如此，文學思潮亦然。於此「但寄語燕臺，酒人相見，有口且深閉。」（郭麐〈買陂塘詞寄都下諸故人〉）詞句，見郭《浮眉樓詞集》）之文風下，一切文學自然趨向復古之路，無論詩歌詞曲，總不出摹擬與因襲。浙派詞之擬姜、張，蓋時勢使然。而此派之詞，但覺言中有物，藉詠古以傷今，雖爲文字獄頻興下之產物，亦何嘗非救時補弊之法？至其主張治音、講求鍊字，亦正合乎歌詠昇平、逃避文網之時代需要也。

（二）君主之大力提倡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康熙六十餘年，提倡學術，不遺餘力。乾隆承其遺風，亦頗以稽古右文自命。是以搜集遺書，編纂巨籍。由於君主大加提倡，於是舉世嚮風。

清初皇帝實藉提倡文學、表彰儒術，以收牢籠士子之功。如「世祖之於尤侗，聖祖之於姜宸英，世宗之於閻若璩，高宗之於沈德潛。或誦其文，或耳其名，或欽其學，或愛其詩，皆以特識殊遇，拔自寒微。」（見王易《詞曲史》第九章）他如高士奇，新歲爲人書春帖子，自作聯句，偶爲聖祖所見，大加擊節，於是簡入內廷供奉。李良年有詩云：「兒童莫笑詩名賤，已博君王一飯來。」（見曹貞吉序李良年《秋錦山房詞集》）正足以說明當時士子爲追求功名，用心於詩詞之情形。

就詞學而言，康熙《欽定詞譜》、《御選歷代詩餘》，〔註2〕已足開清代詞學風氣之先；由是士有所勵，不敢自輕，奮而益勤。故自康熙至乾隆間，詞之作家多過明代，即詞學著述，亦較明代爲優勝也。

江浙人才薈萃，〔註3〕文風素盛。兩浙文人多受黃梨洲之影響，崇尚風節，故反清排滿最爲激烈。當多爾袞率兵南下之際，江浙學者

〔註2〕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御選歷代詩餘》共一百二十卷，爲沈辰垣等所編纂，成書於康熙四十六年。《欽定詞譜》共四十卷，康熙五十四年完成，王奕清等編，凡收詞八百二十餘調，二千三百餘體。

〔註3〕江浙係包括江蘇、浙江及安徽南部而言。

屢相抗拒，後知事不可爲，乃歸藏於山林間，多著書以志痛洩憤。於是江蘇、安徽與浙江成爲清初皇帝最注意之地區；六次南巡，儘量牢籠當地士子，故海內一統，兵革盡偃之後，士人多俯首帖耳矣。浙江派詞風由朱竹垞與二李昆仲力倡南宋，校刻周密絕妙好詞，而樹立標的。其提倡雅詞，過重技巧，雖不免流於「詞匠」之譏，然揆其本意，固另有微旨也。

二、社會環境

（一）詞風之盛行

有明一代，詞學幾乎滅跡。及至清代，倚聲填詞，作者競起，篇章之富，直奪宋賢之席。蓋君王之提倡與詞籍之大量刊行，實爲促成詞風盛行之主因。

唐熙《欽定詞譜》、《御選歷代詩餘》等書行世，已開風氣之先，而康、雍、乾等帝均博學能文，時與臣下酬唱，無形中對詞學起莫大之鼓勵作用。

明人於詞造詣未深，詞學著述既鮮流傳，而流傳者復有輕率不精之病；清朝詞人受樸學昌盛，品學惕勵之流風所被，知名非浪得，學必探究，雖填詞度曲之微，亦有厚薄深淺之等；於是各植根柢，務造精深。自康熙以後，詞律、詞韻、詞話、別集、選集盛行於世，無論質量，均遠邁前人。由於此類詞籍之普遍刊行，乃開啓致力詞章之風氣。

至此，被認爲小道之詞學，乃漸受重視，如朱筠、朱珪兄弟之賞識江浙文人，如阮元之獎掖後進，以及重構曝書亭（見李富孫《校經廬文稿》），如當代經師鴻儒亦偶爲小詞（見譚獻《復堂詞話》），均可見一斑。

（二）地域觀念濃厚

清人地域觀念頗爲濃厚。其表現於政治上者，則民聚爲亂，如苗疆、太平天國之興起；表現於社會上者；則爲宗教、幫會之勃興，如

白蓮教、青幫等秘密組織之廣受人民歡迎；表現於文學上者，則好立門戶，派別林立，如詞有格調、神韻、性靈、肌理等說，文有桐城、陽湖等派，詞有浙江、陽羨、常州等派。

以詞為例，如文人喜好結社，於詞酒流連之餘，難免互相標榜，且念念於同鄉、同盟、同年、同行之情誼，若厲鶚序《玲瓏詞集》云：「兩宋词派，推吾鄉周清真。」如王士禎《花草蒙拾》云：「僕謂婉約以易安爲宗，豪放唯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爲繼矣。」又如《蓮子居詞話》中動輒用「吾杭」「吾浙」等字樣。又如以地域編選詞集者頗多：若葉申薌之《閩詞鈔》、王先謙之《湖南六家詞鈔》、繆荃孫之《常州詞錄》等，可謂不勝枚舉。而龔翔麟輯浙西六家詞，遂開浙派詞之先聲。

（三）江浙學風特盛

陳鐵凡《清代學者地理分佈概述》云：

清代學者之眾，首推江蘇省，幾占全國三分之一，第二爲浙江省，第三爲安徽省，故梁任公曰：「清代學術幾爲江浙皖三省獨占。」（見《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第八期）

李兆洛〈小湖詩鈔序〉亦云：

余每憶三十年前吾鄉風俗之美，物力之豐，家有中人產以上，輒蹙然向學，子弟之才美可造者必延名師而教之。

江浙本爲魚米之鄉，民風復「蹙然向學」，自然成爲文物之邦。而藏書風氣，尤冠於他處。^{〔註4〕}故乾隆於四庫開館之初，所頒論旨中，即有如下數條：

遺籍珍藏，固隨地而有，而江浙人文淵藪，其流傳較別省更多……。

江浙爲文物所聚，藏書之家，售書之肆，皆倍於他省。

〔註4〕洪有豐《清代藏書家》有云：清代江浙二省，有千頃、天一……等開其端，惟藏書之風尤冠他處，亦一時風會所趨也（見《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一期）

查江南爲文物之邦，藏書甲於他省，立說著書之輩亦復不少……。（註5）

而《重修安徽通志·學校志》中，記載乾、嘉年間屢次增取三吳、兩浙童生之學額，即爲朝廷重視江浙學風之顯例。

清代古文之桐城派、陽湖派，詞之陽羨派、浙江派、常州派均發生於江浙地區，當自與其學風有關。由於此種地理條件，加以江山清美之背景，故浙派詞作品常具濃厚之書卷氣味，而其風格，多於明麗中，透出清空雅淡之氣韻。

三、文學思潮

任何文體於開創後，經多方努力，乃得登峯造極，然一旦臻於頂峯，即又趨向沒落。故王國維《人間詞話》云：

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

梁啟超亦以爲一切時代思潮之變遷，均經過「生住異滅」四階段（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持以論文學思潮，亦復如是。張宗祥《清代文學緒論》云：

凡文學之變遷分爲三種，而世人所謂工拙者不與焉。一、因遞演而變者，……二、因極盛而生反響者，……三、特立不受拘束者。

其實所謂文學思潮，即在趨古或學新，尚文或尚質二者之間互爲消長而已。故從來論清詞者，皆謂浙派乃反對清初詞壇之崇尚婉麗，不脫明末習氣，而與陽羨派分樹標幟者。

今於討論浙江派詞論之前，先對清初詞壇及陽羨派家法概況略加說明。

〔註5〕第一、三則據郭伯恭著《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二章引。第二則據趙錄綽〈清高宗之禁燬書籍〉（《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五號）一文引。

(一) 清初詞壇

清初之詞仍繼續明代遺風，奉花間、草堂爲圭臬，大抵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塊壘。始而微有寄託，繼則務爲諧暢，而吳越操觚家聞風競起矣。最初如吳偉業、龔鼎孳、曹溶、梁清標，皆前明舊臣入仕滿清者。諸人詞集，文采豐麗。稍後有王士禛、彭孫遹、毛奇齡、沈豐垣諸人，亦皆以能詞稱。

清初詞家尤以納蘭性德爲最勝，其論詞云：

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

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煙水迷離之致。（見《詞苑萃編》卷之七）

專宗後主，特尚情致。以清雋委婉之小令見長，所著《飲水詞》，佳作俯拾即是。下舉二闕，可略見其風格。

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圓月。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
春歸歸未得，兩槳松花隔。舊事逐寒潮，啼鵲恨未消。（《菩薩蠻》）

又到綠楊曾折處，不語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連天無意緒，雁聲遙向蕭關去。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風，吹夢成今古。明日客程還幾許，霜衣況是新寒雨。（《蝶戀花》）

陳維崧評《飲水詞》云：「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之遺。」顧貞觀云：「容若詞一種淒婉處，令人不忍卒讀，人言愁我始欲愁。」所言皆甚是。納蘭雖身爲貴胄，物質享受毫無匱乏，精神卻感苦悶空虛，故發爲詞章，而成淒切哀苦之音，與李後主之藝術心境完全一致，作風亦同，李後主之亡國，納蘭之短命，同是身殉詞章之人，因而容有清代李後主之稱。

清初詞人有詞話傳於後世者，爲王士禛之《花草蒙拾》、彭孫遹之《金粟詞話》、沈謙之《填詞雜說》、劉體仁之《七頌堂詞繹》及鄒祇謨之《遠志齋詞衷》。此等人雖未能自成一家，然皆聲氣互通。姑以王派稱之。

王派詞尊北宋，以爲北宋詞妙在天然。王士禛云：